

云中岳新武侠小说作品集

寒掌狂龙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58

寒掌狂龙

〔台灣〕

云濤岳 著

①上

花文艺出版社

寒掌狂龙

丁巳
年
春
月
于
滬
上
作

下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寒掌狂龙

(上、下册)

(台湾)云中岳 著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大华印刷厂印刷装订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21 印张 480 千字

1999 年 11 月第 1 版 1999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5000 册

ISBN7-6484-0192-1

(上、下)册 定价:38.20 元

内 容 提 要

一幢古宅,没有人知道它的来历,不过有一个始终一样的结束,凡是去过的人都没有回来过。长龙帮帮主夫妇偶过小镇,欲探究竟,却也一去不复返,其子谢天风为寻双亲,毅然毁帮闯荡江湖。遇红颜云嫣,萍水相助,在一次奇遇中得绝世武功,几经艰险,终于查到江湖魔教,遂展开一场殊死搏斗,全书悬念迭起,险象环生,溶武侠言情于一体。

没有人知道那幢被称为“西角大宅”的巨厦究竟是在什么时候建造的。在这样的一个偏僻的小县城，城西角有这么大的一所巨厦，那应该是十分惹人注意的事情，可是偏偏却没有人愿意去接近它。

据县城中年纪最大、见闻也最广的丁老爹说，这所大宅，建立了已有两百多年了，是京城中的一个大官来建造的。可是他却也不知道这所大宅是究竟住过一些什么人，因长自他懂事起，大宅便已经荒废了。

说这大宅完全没有人住，也并不对的。因为还有一个人多少年来一直住在这所大宅中。

但也没有人知道这人是什么来历，只知道他可能是看守这所大宅的人，他也没有名字，起先，人人都叫他聋子，后来，年数实在久远了，就在“聋子”之上，加一个“老”，称他为“老聋子”。

没有人知道老聋子有多大年纪了，也没有人知道老聋子一天到晚，在那么阴森的一所大宅中做什么。

县城中的顽童不少，大胆的顽童也很多，可是再大胆的顽童，也不敢接近“西角大宅”，即使在白天，走近那不知被荒芜了多少年的大宅，也会令人感到一阵阴森的鬼气，扑面而来！

不但没有人敢接近那所大宅，而且，老聋子每隔十天八天，总会到街上买些应用的东西，只要他一出现，街的上人，也会逃个精光。

虽然人人都知道老聋子是人而不是鬼——因为在太阳下，老聋子是有影子的”——但是还是没有人敢接近他，仿佛他的身上，也沾了几分鬼气一样。

县城的西边，本来就是十分荒凉的地方，有一座小小的土山，

平时也没有什么人来往，附近更是没有住家，所以多少年来，尽管西角大宅传说中有鬼，倒也未见有鬼出来害人，一直相安无事。

但是，这一天，事情来了。

出事的这一天，和往常并没有什么不同。这一天傍晚时分，老聋子提着一只竹篮，拄着一根拐杖，慢慢地从西大街的西端，走了过来。

他一出现，好几个妇道人家，立时慌慌张张地觅路而走，只有几个十三四岁的顽童，大着胆子，躲在门角后，瞧着老聋子，老聋子真的老得可以，他满头白发，白得像是纸灰一样。

他的身子佝偻着，行动迟缓得令人心滞，他一步一步地向前走着，拐杖点在青石板铺成的街道上，久久才发出“拍”地一声响来。

他一直来到盛家老铺面前，才停了脚步，抬起头来。

盛家老铺一边是杂货铺，什么都有得卖，另一半，即是饭铺。本来，盛家老铺在不很热闹的西大街上，开饭铺不会有什么人上门的。

但是，盛家祖传的酿酒法，却是远近知名的，他家酿出来的酒特别烈香，叫人喝得痛快淋漓，不肯停杯，所以，一年到头倒也客如云来，生意很不错。

这时，饭铺中也正有着不少人，可是，一见到老聋子，大多数人，都静了下来，只有正面一桌上的三个人，依然在高谈阔论，那三个人显是外来地的。

老聋子抬起头来，向掌柜的笑了一下，他脸上的皱纹之多，令得他的笑容，使人看来像是他的心中十分之凄苦，他将篮子放到了柜上。

掌柜的向伙计挥了挥手，一个年轻力壮的伙计，立时过来，将一件一件日常应用的东西，放进他的篮中去，这时除了那一桌三个人之外，谁也不出声。

那三个人也察觉到四周围突然静了下来，他们也停止了讲话，其中一个，已喝得满脸通红，四面看了一下，骂道：“他奶奶的，怎么全不吭声了？”

另一个霍地站了起来，这三人全是一身劲装的彪形大汉，一望而知是会武艺之人，那人站了起来之后，四面一瞧，道：“邪门，你们未曾看到，所有的人，全都望着那糟老头子呢？”

第三个大汉道：“是啊，莫非这糟老头子是一个什么了不起的厉害人物不成？咱们可得小心些才好。”

他这句话，完全是以开玩笑的态度来讲的，也全然没有真的要小心提防之意，是以他话一讲完，其余两人，便轰然大笑了起来。

在那三人大声轰笑间，饭铺中有些胆小的人，已经偷偷离开了，但是还剩下三五个人没有走，那三个大汉显然已有了六七分醉意了，一面说，一面推开凳子，相继向老聋子慢慢走了过来。

一个店小二忙迎上去，道：“三位客官，但请饮酒，莫去理会他，他是西角大宅中的老聋子。”

三人中的一个扬起巴掌来，道：“原来他是老聋子，只消我括上他一巴掌，他管保不聋了；”

口中说着，一面又踉跄向前走出了两步，这时，老聋子已然提着篮子，转过身来，双方恰好打了一个照面，老聋子立时缓缓地拄杖，向外走去。

可是，那三个汉子却突然愣住了！

只见他们三人的脸色先是“刷”地一下，变成了惨白色，而这时候，老聋子已以杖拄地，走出很远，那三人就那么泥塑木雕也似站着，他们的脸上，渐渐泛起了一层异样的碧青色来。

再接着，三人脸上的碧青色，越来越甚，那店小二就在他们三人的身边，见到他们三人脸上忽然现出了这么难看的颜色来，吓了一跳。道：“三位——”

那知，店小二的一句话未曾讲完，那三人的身子，已突然一晃，“咕噜”一声，向地上栽倒。其中那颀长汉子，身子倒下之际，“哗啦”一声，撞在一张桌子上，将桌子撞塌了半边！

这一来，饭铺中所有的人，全都站了起来，纷纷涌到了那三人之旁，只见那三人眼珠向上翻，全身青碧色，眼看上气不接下气，已然是将死之人，人群中有一年纪大的，一见这等情形，便叫了起来，

道：“这三个人是吓破了胆死的！”

有人不以为然道：“别胡说，这三位看来全是会武的爷台，如何会吓死？若说他们是被吓死的，那却是被什么吓死的，我看多半是时令病！”

先头说话的那人，“呸”地一声，道：“你才是胡说，你看，他们全身发绿，那是吓破了胆，胆汁混进了血中，是以才这个可怕模样的。”

这时，圈在一旁的人七嘴八舌，有的叫去请郎中，有的又高声道：“他们未曾见到什么啊，如何便会吓成这样子，我们也在，如何不怕？”

又有一个人叫道：“我明白了，他们和老聋子打了一个照面，便立时变成了这模样，老聋子——”

这人话没有讲完，声音已经变了，其他的人也是机伶伶地打了一个寒颤，相继溜走，转眼之间。连店小二只剩下了三五个人在饭铺中了。

掌柜的急得团团乱转，不一会，衙门的差役，大摇大摆地走了进来，走在最前面的一个三角眼，抖起铁练，呛唧唧一声，便向掌柜的盛老爹的颈上套了下去，一面喝着叫道：“出了人命啦！”

盛老爹祸从天上来，拱拳打揖，道：“公爷明察，这三个人忽然倒下，并不关我们的事，公爷明察。”

那公差大呼大叫，却又不拉了盛老爹就走，看情形，无非是想得些银子！也就在此际，忽然听得一阵马蹄声，传了过来。

这里本来是十分偏僻的一个县份，西大街又不是什么热闹的街道，平时极少有人骑马经过，是以这一阵马蹄声，听来也特别惹人注意。

也就因此，大家立时都抬起头来，向门外望去，只见两骏马，旋风也似的卷到了近前，马上骑的是一男一女两人，那男的约模四十左右年纪，一脸英气，双眼神光炯炯，气概非凡，不怒而威。

而那女的，则穿着一身湖水绿的衣服，发益显得她肌肤赛雪，眉目如画，她看来三十不到，十分娇小玲珑，腰际却佩着两柄雪也

似亮的短剑。

两人一停下马，就听得那女的娇声道：“大哥，这儿就是那盛家老铺了，他们三人就在此喝酒！”

那男的也不下马，向饭铺中一挥手，大声道：“你们三人快出来，别尽贪酒误事了！”

他那一声大喝，当真是声若洪钟，直令得饭铺中所有的人耳际好一阵“嗡嗡”作响，每个人都忍不住面青唇白起来，盛老爹慢慢地扶着墙走到门口，道：“这位客官，可是这三位朋友的——”

他下面的话还未曾出口。由于围住了那三个倒在地下的人，这时已散开了些，是以在饭铺之外，也可以看到地下倒着三个人，而三人肤色碧绿，一看便知是被吓破胆而死！那一男一女两人面色陡地一变。

旋见那男的手在马上一按，“飏”地自马背上跃下。

他在跃下之后，双足竟未着地，身子在半空中一横“飏”地一声，荡起了一股劲风，将饭铺中的众人，尽皆逼得向外跌了开去。

而他自己，则已然在那三人的身前站定，并立时俯下身去，伸手去模那三个人的鼻息。

他接连摸了两个，面上的神情，越来越是愤怒、焦躁，因为那两人早已死去。直到他摸到了第三个，觉出那人还有一丝气息，他才忙将那人扶起，用力按着那人的身子，声大呼喝着。

只见那人缓缓地睁开眼来。道：“帮主……帮主……”

他只叫了两声“帮主”，伸手向西指了一指，头一侧，自他的七窍之中，流出大量碧绿色的胆汁，竟已一命呜呼了！那被称作“帮主”的男子，站了起来，喝道：“谁是掌柜？”

盛老爹忙道：“我……是，这位爷有什么吩咐？”

那男子双目神光进射，望了盛老爹好一会，直望得盛老爹心中发毛，身子不由自主的发起抖来。

那男子这才一字一顿，缓缓地道：“好，你告诉我，这三人，是谁杀死的，你照实说！”

他最后一个“说”字才出门，翻手一掌，“叭”地拍在一张桌子之

上,那桌子发出“哗啦”一声响,立时散跌了下来,成了一堆木片!

盛老爹抖得更厉害了,结结巴巴道:“这位客官……这里每一个人都看到的,绝没有人撩拨这二位,是他们自己……和老聋子打了一个照面,大叫一声,便……突然倒下的。”

那男子沉声道:“谁是老聋子?他到哪里去了?”

盛老爹道:“老聋子——直住在西郊那西角大宅中。只不过客官小心,西角大宅,有鬼……!”

那男子目中精光更甚,望定了盛老爹,道:“我看你这店中,倒是真的有鬼!”

盛老爹苦笑着,道:“客官真是说笑了。我这是小本经营,几十年的老铺子、客官这样说,还有人敢上门么?我这里可是货真价实……”

他不住唠唠叨叨地说着,那男子突然——伸手,五指如钩,便抓住了他的肩头、他杀猪也似叫了起来,额上的汗珠,如雨而下。

那男子凶神恶煞一样,本来绝没有敢招惹他的,但是盛老爹平日扶危救急。人缘十分之好、这时他被那人抓得如此痛楚,有人便忍不住道:“这位大爷,确然不关盛老爹的事,你不怕鬼,就到西角大宅去找老聋子好了,何必在此难为人!”

门外,仍然骑在马上那个女子也娇声叫道:“大哥,我们上那西角大客去看看再说。”

那男子气概非常,但是看来却异常听那女人的话,那女子一说,他便立时松了手,“哼”地一声,足尖一点,飞身向外疾奔了出去。

他身子迳自落在马背之上,一扭缰绳,两匹马,蹄声得得,又一齐向西,疾奔了出去,转眼不见。

盛家老铺中的人。连忙打发了官差,着手料理那三具尸体,这且按下不表。却说那一男一女两人,策马一直向西奔去,奔出了十来丈,那女的问道:“大哥,你刚才为什么信为那掌柜的?”

那男子两道浓眉,紧紧蹙在一起,道:“这件事十分邪门,你可看出来了,他们三人,竟是活活吓死的;他们在我帮中,也不是泛泛

之辈了，那老聋子又是什么人，怎能吓死他们？”

那女子的两道柳眉，向上一扬，道：“或许是武林中极厉害的大魔头，被他们三人一眼认了出来也是有的，但和那掌柜的有何关系？”

男的“哼”了一声，道：“你可曾注意到，那掌柜的眉之心上，有三颗红痣么？”

女子点了点头道：“我早就看到了，那又怎样？”

那男的沉声道：“娘子，西川竹林隐逸，霍三先生的眉心上，就有三颗红痣，霍三先生不知去向已有多多年，我怀疑那掌柜的就是霍三先生，所以才出手试一试他武功的！”

那女子“格格”笑了起来，道：“大哥，你也未免太多疑了，我们长龙帮帮务不兴，实在和你生性多疑有关，你想，竹林，乃逸隐是川康一带，大大高手之一，武功何等之高，就算他有什么难言之隐，必须避世不出，也必然在名山大川，择地而居，又怎会在这种偏僻的小城之中，开上一家饭铺？”

那男的眨着眼，一时间答不上来，但是看他面上的神情，他心中的疑惑，显然并未尽皆释去。

那女子又气道：“好了，那么你试他的功力，结果如何呢？”

男子摇了摇头，道：“看来，他不像是会武之人。”

女子道：“那就是了，我们不必再疑神疑鬼了，还是快去那西角大宅去看看，看有什么蹊跷，才是正经。”

男的沉声道：“娘子，恐怕你又要说我多疑了，我总觉得这事情透着奇怪，我们五人要有要事在身，此事关系重大，如今突然死了三个——”

那女子道：“大哥，我们小心应付就是，何必发愁！”

两人一面说，一面继续向西行去，到了西大街的尽头，向前望去，只见满目一片荒凉，本来这一带，也是有人居的，但是后来都相继地迁走了。

是以向前看去，只见全是破败残缺，无人居住的旧屋，两旁的树木和野草，生得特别茂盛，看来更令人觉得阴森无比，说不出来

的诡异。

那一男一女两人，都是武林高手，自然不会被眼前荒凉的景象吓倒，他们一直策马向前行去，穿过了一片林子之后，便看到前面不远，好大的一所宅第！

那一所巨宅，在刚造之际，一定是美伦美奂，辉煌无匹的，但是现在，便是围墙的转缝之中，也生满了野草，屋顶上全是瓦松，地上更不必说了，野草齐腰，令人根本不信有人在内居住！

那男女两人一直来到门前，才勒住了马，停了下来。

只听得那男的沉声道：“长龙帮主谢明望，路过贵境，有‘一事请教，尚祈开门相见，不胜感激！”

他声音沉绵，落语如同轰雷一样，震得草丛中，“飕飕”地一连窜出十来头野兔子来。

他连叫了两声，声音远远地传了开去，照那声势看，是可以传入那所在宅的每一个角落之中了。可是他等了半晌，却是没有人回答他。

他们两人互望了一眼，只见那女的秀眉微蹙，道：“大哥，这里是西角太宅，大概是毫无疑问的了，刚才饭铺中人说，在此居住的人叫‘老聋子’，那他多半听不到我们的叫声！”

一句话，提醒了长龙帮帮主谢明望，他立时道：“娘子你说得是，我们迳自进去看一看再说！”

一个“说”字出口，身在马上，反手一掌，使向前按了出来，但见“呼”地一股劲风过处，“吱呀”。一声响，两扇朱漆大门，已被推开了来！

而且，谢明望用的力道，太大了些，其中一扇，“哗啦”一声倒了下来，激起了满地积尘。

谢明望虽然已下定了决心要进这大宅去看个究竟，但一见这等情形，却也连忙一招手，和他的妻子一齐勒马后退。

等到飞尘渐渐落了下来，两人才又一齐回了马，向前增了两步，再次来到了门前。只见门内是一个相当大的天井，石板缝中，野草生得比人还高。

穿过天井，想是一座大厅，几扇雕有各种花纹的亮窗。已是东倒西歪，连原来是什么颜色也不可辨了，谢明望身为长龙帮帮主，长龙帮尽管不是什么声震天下，显赫之极的大帮会，但是武林个人都知道，谢帮主的武功造诣，确有过人之处。

而武林中人更推崇的，还是谢明望的妻子，冰雪仙子成天娇。成天娇的武功，不如谢帮主，然而她心思七巧玲珑，聪明绝顶，料事如神，除了她自号“冰雪仙子”之外，武林中人又都称她“女诸葛”。

他们夫妇两人，来到这边陲之地，本是有重大图谋，不料忽然之间，三个手下，无原无故死于非命，他们两人，自然要来查看究竟了。

而这时，出现在他们眼前的。竟是如此的一片破败，如此的阴森，任是两人见多识广，心中却也不禁起了一重疙瘩，说不出的不自在。

两人深深的吸了一口气，冰雪仙子低声道：“大哥，我们要处处小心，还是先将兵刃取在手中的好。”

谢明望手在腰际一按，只听得“铮”地一声响，一根四尺来长，节节钢环套成的软鞭。已然被他抖得笔直，精光闪闪，乃是奇形外门兵刃。

冰雪仙子双臂一振，也将两柄短剑。拔在手中，

他们夫妇俩所用的兵刃，全都十分怪异，谢明望的那条钢丝鞭，是西域巧手匠人所铸，钢鞭共有一百单八节，软硬自如，异常沉重。

冰雪仙子的短剑，只不过尺许来长，近身攻击，招式奇诡，凶险无比，夫妇两人，凭此罕遇敌手。

这时，两人兵刃入手，谢明望首先一步向前，跨了出去，手腕一沉，“叭”地一鞭，向地上砸了下去。这一鞭的力道极大，砸得铺在地上的青石板，一下碎了三四块之多。

而这一砸，也令得本已破旧不堪的大宅，起了一阵震动，只见一扇亮窗，摇摇欲倒，谢明望抢前几步，又是一鞭，打横挥出！这一鞭，震得七八扇亮窗，一齐倒了下来，积尘立时腾飞满天。

在积尘四腾之中，只听得“呼呼呼呼”，响声不绝，先后四五团黑影，自里面直射了出来！

谢明望身形一矮，避开了那四五团黑影，而在他身后的冰雪仙子，双剑齐发，同时身形倏地拔起半空之中，剑光闪耀，划起了七个圆圈。

随着她双剑划处，自屋中射出来的那四五团黑影，“拍拍拍拍”，一齐落到了地上，却原来是四五只老大的蝙蝠，并不是什么暗器。

谢明望退后一步，向地上的那四五只已被刺死的蝙蝠望了一眼，道：“娘子，我看这里未必有人，若有人的话，怎会有蝙蝠栖息。”

冰雪仙子秀眉紧蹙，这所荒凉阴森的大宅，实在太以神秘诡异了，不要说宅中究竟是有人没有人，光是想想什么人做起了这样的一所巨宅，却又弃而不住，就已经够令人奇怪的了！

她向前看去，这时，天色已然九分昏暗了，天井之中，阴惨惨地，向大厅中看去，也是黑蒙蒙地一‘片，那是不知有多厚的积尘。

而整个大厅之中，除了积尘之外，似乎什么也没有：

谢明望沉声道：“天黑了，让我来点个火把。”

冰雪仙子却摇了摇头，道：“别亮火，一视火我们在明处，便容易吃亏，你看，大厅之中，积尘上只有狐鼠的脚印，可知道就算有人的话，也绝不在这里出入的，我们且绕过这里再说！”

谢明望点着头，两人身形腾起，绕过了高墙，向后面掠了进去。这时候，天色迅速地黑了下来，他们两人，虽是久经风浪，心中也不免生出了一股寒意，冰雪仙子收起了一柄短剑，和谢明望握住了手。

他们掠出了七八丈，才看到了一扇角门，那角门上落着锁，但是那锁却早已破朽不堪了，谢明望只伸出手去轻轻碰了一碰，锁便脱落了下来。

天色一黑之后，整所大宅之中，更是静得一点声音也没有，是以那把锁跌在地上，发出“拍”地一声，竟令得他们两人，吓了一跳。

但是当那一声静了下来之后，却又再也没有声息了。

谢明望伸手慢慢地推开了那扇门，只觉得一股阴森森的气息，扑面而来，迫得他不由自主后退了一步。

然后，他们两人定睛看去，这才看出，前面是一条十分长的走廊。本来，天色更黑了，他们向前看去，是应该什么也分辨不出来才是的。

但是，他们却可以看出那是一条很长的走廊来。

因为，在离他们七八丈远近处，也就是走廊的尽头处，似乎有一间房间，那间房间的纸窗中，有烛光透射出来。那虽只不过是一团昏黄，迷蒙的光芒，但却已足够令他们看清眼前的情形了。

一看到了灯光，两人的心中，顿时更紧张了起来，谢明望低声道：“娘子你看，果然有人在这里！”

冰雪仙子道：“我们并肩进去，大哥，千万小心！”

谢明望点着头，冰雪仙子又握住了双剑，两人一步一步向前走去，走到一半，冰雪仙子偶一低头间，心中不禁陡地生出了一股寒意！

这走廊和巨宅的其他每一个地方一样，地面上全都是厚厚的积尘，而冰雪仙子在低头一看下，发现积尘之上，除了他们两人的脚印之外，并无其他的痕迹！

而他们已然是肯定了前面房间中有人的，如此，前面房间中的人，难道是不用出房间的么？

如果那人在出入之间，轻功竟好到可以不在积尘之上留下任何痕迹的话，那么其人功力之高，该到何等程度？冰雪仙子停了下来，不再前进。

谢明望忙道：“怎么了？”

冰雪仙子伸手向地上指了指，道：“你自己看。”

谢明望低头一看，也吃了一惊，他沉声道：“不管是怎样的一个厉害人物，我们总得会一会他！”

冰雪仙子道：“我们不妨先礼后兵，先通名求见。”

谢明望立时扬声道：“长龙帮主谢明望，路过此处，阁下若肯赐见，请说一句话！”

他连讲了两遍，在走廊之中，他宏亮的声音，震得上面的灰尘，簌簌地落了下来，可是，却并没有人来回答他，冰雪仙子干声一笑，道：“我们明知阁下是位武林高人，但如此拒人千里之外，未免过份了吧？”

冰雪仙子的话，一样没有得到丝毫反应，两人互望了一眼，又慢慢向前走去。他们每向前走出一大步，心情便紧张一分，等到了距门前还有四五步时，他们又不由自主，停了一停。

只见这时，从那间房间内透射出来的灯光，忽然闪动了一下，那显然是有人在油灯之旁走动，引得灯火向上窜动，才会发生的现象，冰雪仙子和谢明望两人，重又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。

他们看到灯火抖动着，不一会，纸窗上便出现了一个人影，那人影初一出现之际十分大，十分模糊，几乎将整个纸窗都遮满了！

但那人影却是在移动着的，不一会，他离得灯火较远了，是以映在纸窗上的影子也收缩了。

那是一个伛偻的人影，他的头向上仰着，虽然只是纸窗上的黑影，可是却也可以清楚地看出那下腮上的一把稀稀落落的胡子，那人影的双手，在发着抖，象是正在拨弄着什么东西。

这个人影，叫城西的任何人都看到了，他们都会高叫起来：那是老聋子，就是住在西角大宅的老聋子。

而这时谢明望和冰雪仙子两人，看到了这个黑影，却甚么表示也没有，在昏蒙的灯光照耀之下，只见他们的脸色变得可怕地苍白，他们瞪大了眼，张大了口，一点声音也发不出来。身子且在发抖。

忽听得“当”地一声响，冰雪仙子手中的短剑，首先因为她五指不由自主一松，而跌落到了地上。

接着，只见那黑影的双手，扇了两扇，油灯的灯火一阵颤动，突然熄灭了，那白纸窗上透出来的光芒，也消失了，黑影自然也随之消失了。

当然，眼前也变成了一片漆黑，什么也看不到，在黑暗之中，又听得“砰”地一声响，那显然是谢明望的钢鞭，也已跌落在地上了！